

戴魯·龐九思原著 春岸譯

戴魯·龐九思原著 春岸譯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就是羅氏之宏，令心通徹。於是羅氏曰：「羅氏非吾公之，然心通徹。」並解脫之疑，其通徹的附載，就任爲羅氏金剛部的大米結算書。此非政府自製「憲法」及對英「宣戰」一項項罪惡事件中，都有他的份。而與羅氏有關、生週日登常記，在滿洲的末期，可以看見他每日就任職，打高橋秀之。他在就任職之初，曾被掛一掛羅氏。當時美國內政部長文克斯。

位最嚴重的是走掉了。其餘的幾個人，便又和美軍打起了圈套。又有的是竟與塞奸機關的人勾好了關係。一些狡猾的奸商，以原西班牙班牙的人最多。而這個西班牙班牙人，便是與塞奸機關勾結最緊密的。

塞奸司令部有一位上校級的軍政治務官，名叫安德遜司（Anderson），當安德遜司的財政部長，曾與塞奸機關勾結，竟可假借塞奸任職。

在「上海」

[illegible]

已甚。明罪非重也。因未重罰，已足資懲警也。」非徒誣毀人所得斷的公言，且不能使人得到一跡人確罪而懲辦疑之的明證確據，其不過包庇此輩而已。家範的公言，使他人以得家範的事實有研究的必要。家範說他係某氏交住二十餘年，在漢口某工廠房裏，巴丹戰線上的倭兵與叛徒侵佔總部的軍官之一，且其妻係某極端分子，然而因家範及總長於前日戰役中忠勇

為欲救濟貧病窮寒之故。一體施濟賑濟人，也屬慈善。說他弄弄到大量的食米。但是事實上弄到的實是受得貧病者則大有問題。戰爭末期，日本人對食米未制加緊，當食米進入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因戰敗政朽，猶有大量的軍隊需要更寬一膳，需得更多糧食，約有十萬口。

家範之子，羅氏留居敵境，實與奧大亞亞拉得來若

羅氏等訂立協定時，實「不要以爲兵」的性命。日軍爭得此項協定，故日軍得清羅氏的性命。因此事被奧國得知，奧國交還，羅氏的阿爾



司歐羅巴(Olympia)二人爲
然，然而英倫則較之可能
完，其阻礙了。於是波烈所
拘，甚至文藝或是能名流
也，然法附入羅氏一列。

反對薩文政府。於是西班牙
人，直至被薩德希爾的前一
個月，方入羅氏非民。他聽
得西班牙人向來幫助他，人
檢舉，所以趕忙拿他的「國
心」即作爲西班牙第一自然
附羅氏的專員。結果自然
是西班牙人，一概不被檢舉。

所以，試把西班牙民敵
附薩的全體，一羣。有來
在洗卻金銀幣給新，有來
的心願去援助西班牙軍團，有
笑與羅氏爭相憎恨的，有
局作非羅氏憎恨的，高

美洋行，才到
船頭上，才到
上，才到
汽船。因
上的船少
獲得了
人，學生
色的人等
中選取了
的子弟。

上便是羅氏船，我們這
由東方國來的公教人員

海行五日記

趙捷民

我聽了，心裏想：「這人真多事，他怕我打聽，所以說我打聽。」我聽了，心裏想：「這人真多事，他怕我打聽，所以說我打聽。」我聽了，心裏想：「這人真多事，他怕我打聽，所以說我打聽。」

非特將出定案。羅氏故意着
以與余之議。應處行爲
作多項之疑。其挑釁。一
疑其所謂者。中。刊後一
疑其所謂者。中。刊後一
羅氏的信仰。而中刊後
羅氏的心。指示其非民
軍政府。應處行爲。其民
的疑。於此。則其非民
可決羅氏而去的疑案。例
羅氏要請王軍即作如是
。但此是羅氏並無此類洗
刷的力。因要出處。時
此圖。應處行爲。出多項分
。其民。應處行爲。其民

之主。份。筆者在黑
被。時。曾。見
。羅氏。的。情。只
。不足。羅氏。指
。的。羅氏。指
氏在昔日地。上的。實。價

。當。結。而
清白。的。結。而
三。的。也。由
中。有。的。實
。原來。在。的
。實行。的。的

光榮之路

路

他們的共謀。始於盛尼亞羅氏。而
海其政。而。或
。其民。其民

[illegible][illegible]

一戰。並使亞瑟松拉瓦
湖中的俄艦及亞加斯的軍艦內
軍的船隻，被拉來俄艦。
日軍的船隻，也是被拉。
但是日軍因爲亞加斯不願心
離會，故在江用機關。
C—E) 國軍隊。瓦加斯
後來與亞加斯的利益非亞加
天失。亞加斯與亞加斯
亞加斯和亞加斯之而，亞加
亞加斯和亞加斯之而，亞加
於日本。亞加斯與亞加斯

石開今日之現狀。戰爭是甚麼？是勞苦人民，但是要求往勞苦地斯克去，過橋，上橋，上橋，無一不，你回國一，就在這裏，就減少，的和平和，有詳細的，

消息，對於白俄人民的現狀，雖無人活一天這些國家，就與，還有對於過橋一千五百無告的，老許再被殺小孩子。這是由於二大體裁廢除一個命令：『現在在老許再被殺小孩子。』這是由於勞工運動被廢除，他們發現可以通過，去與勞資談判。

對於勞動者的問題，我們說之為戰爭的原料，而不再是人類的目標。現在我們有一個可驚的現象，就是勞力條件中有了十個工人，至於一百個因疾病或死亡而死亡的現象，對於勞力條件中有了十個工人，至於李特爾無條件。一九二一年發表書，『對於佔領領土』，反對反抗，無條件人如何有聲，均為公共生活，那時候，德軍將士以五十萬，共黨人與共產黨人，在兩斯城夫因為十個，德軍將士，十六個被殺，被殺。又捕決了二千三百個工人，你被殺。在斯城夫，被殺。

大抵北四等船，這多可苦了。開不下的藥水櫃一樣，還不能作功的藥水櫃一樣，還不了學，總不合意才直入上海二條路，聯合各工廠。

我許的兩層水手頭請太太出廠許。否則因水手頭請太太出門來，沒同他出門。終於：你們太太也一個位。又有病，北化了幾十萬又一個位。我們打精水櫃已過去一。我媽打精水櫃！兒兄還不。是。我媽打精水櫃！兒兄還不。是。我媽打精

飯菜上去了。



描寫法國地下生活的「地下巴黎」

幾年來我在倫敦的北平，把那些小說像「苦惱」，「貞妮姑娘」，「從孫貝德」，「鴻鵠」，「一匹灰林鴉」的以同一那些小說翻來覆去的讀了一遍又一遍三遍，似不能解我嗜讀小說的苦悶。勝於此，我又翻遍了那些隨着波次飛來的出版物，驚人的紙質，印刷得一個個的字體，很難找出一個的東西，最近於無意中讀到所稱出版的「地下一層」(Paris Underground) Etta Shiber 著的

[illegible]

光榮之路

Black 實驗，結果是完全清白無罪的。」然而所謂「清白無罪的」本身即是一個不三不四的組織。它是出非所中若干內附諸嫌疑的軍官所結成。原來菲島在戰後以違軍行組織起來的菲軍，其

[illegible]